

前 言

20 世纪的历史是一部奇特的历史。以往的世纪中从未有过的事情在这 100 年里发生了：不到 50 年的时间，人类社会竟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都极大地改变了当时的世界，伴随着一批腐朽帝国及势力的衰落与崩溃，新的国家诞生，新的国际力量出现，新的国际格局形成。人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是一个翻天覆地、惊心动魄的世纪。

一位有名的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曾被一名聪明的弟子问及：既然有所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否表示从前还有过一场“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应该让这位享誉世界的史学大师哭笑不得的问题，反而让他认识到，即便是当年一些最基本的常识，今天也未必是人们理所当然了解的了。1914 年爆发的那场世界大战，其规模和对当今世界的重要性也许无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但它却是迈入 20 世纪的一道门槛。如果说这场大战是一次人为的大地震，其震中就在欧洲。19 世纪中叶完成统一并日渐强大

的德意志帝国，作为殖民瓜分世界的迟来者，愈来愈不能容忍其他列强已把世界瓜分完毕的现实。而法、英、俄等国，也不心甘情愿把自己的既得利益向外转让。在巴尔干地区与俄国矛盾日益加剧的奥匈帝国自然而然地向德国寻求支持和保护。结果中欧的德国、奥匈帝国结成同盟，而欧洲东西两边的法英俄三大国互缔协约，两大军事集团剑拔弩张，当一颗火星在奥匈帝国控制下的萨拉热窝迸发后，便引燃了“巴尔干火药桶”，欧洲的两大集团立即卷入厮杀。1917年，两件事情赋予了这场战争全新的含义：以美国为代表的一系列国家加入英法集团作战，使起于欧洲战争扩大成世界大战；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则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并以果断退出战争的行动，划出了与“帝国主义各国”的界线。然而，东线的停战最终没能挽救德国—奥匈集团，战场上的失利、盟国的投降以及国内的革命，使德国不得不面对和接受战败的现实。1918年11月11日德国政府宣布接受3天前由法国的福煦元帅在贡比涅转交的停战协定。那一天，全世界不知有多少人，怀着不同的心情，流下了串串热泪。

然而，列强之间的争夺战并没有结束，只是从战场转移到谈判桌前。处于新的世界政治版图中的战胜国，仍然主要是根据强权政治的原则，在对败者的严惩和彼此之间的较量之中为战后的世界作出了安排。但是充满矛盾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并没有给这个世界带来永久的和平与安

宁，反而蕴育着再次爆发战争的真正危险，在走向另一场大战的年代里，国际事务中发生的每一个重大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个体系相关联。20 年代的世界，既有冲突，也有缓和。国际联盟的建立，鲁尔危机的化解，赔款问题的暂时解决，《洛迦诺公约》的缔结，日本“协调外交”的实行，世界裁军会议的酝酿，不仅使动荡的世界局势相对稳定下来，而且给人们带来了和平的希望。特别是《非战公约》的签订，更是在世人眼前出现了“持久和平”的美好幻影。可是好景不长，一场从美国爆发并旋即冲击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的狂飙，就将所有的和平景象一扫而光。对经济崩溃的恐惧，对人民革命情绪高扬的担忧，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不满，促成了国际范围内法西斯运动的突起，并使世界政治划分成民主与法西斯两大阵线。

当人类伴随着经济的萧条、社会的动荡、政治的混乱、意识形态的分歧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进入 30 年代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发展的三条线索：战争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可辨，西方民主国家对侵略的姑息与绥靖，被侵略国家的抵抗。30 年代之初，日本法西斯分子就以其发动的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首先把战火在亚洲点燃。随后希特勒在德国建立了空前绝后的纳粹政权，他在对内实行独裁统治的同时，以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待遇不公为理由，开始了一步一步摧毁它的行动。希特勒通过从秘密到公开的坚决的重整军备和冒险出兵占领莱茵非军事区的

得手，实际打开了德国首先向东方发动战争的大门。与此同时，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发动的对非洲古国埃塞俄比亚的侵略，也已经进行了数月有余。这场战争的烈火尚未熄灭，一场内战又在西班牙爆发，各大国对它的干涉和所谓的“不干涉”，使这场原本起因于根深蒂固的社会内部冲突的战争，不仅发展为各种意识形态的对抗，更成为另一次世界大战的预演。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便是日本蓄意挑起的、作为其全面侵华标志的“卢沟桥事变”。至此，战争的烽火已在三大洲点燃。接着一时似乎沉寂的希特勒构建了他称霸欧洲的基本战略，并果真提前于 1938 年就采取了行动。对奥地利的“和平方式”的征服，根据与英法意的“慕尼黑协定”对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的吞并及其随后对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肢解，更加刺激了纳粹德国进一步扩大侵略的欲望。于是希特勒把对但泽和波兰走廊的领土要求作为对波兰开刀的借口，并因此而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通往战争之路上，当我们一一细数法西斯国家挑起的一系列侵略事端和局部战火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西方民主国家一再妥协退让，甚至以出卖其他国家的领土主权利益来满足法西斯的无限扩张要求的绥靖主义外交路线的形成、发展、演变及至顶峰的全过程。历史已经证明，绥靖政策并不是维护和平之举，而是纵容法西斯国家扩大侵略并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提前爆发的错误政策。

但是，在侵略与绥靖之外，我们还看到了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代表的反侵略斗争的英勇顽强。这一现象之所以特别值得重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迫使日本陷在中国战场整整 8 年而不能把战争打到整个东亚，并最终阻止了三个法西斯国家的真正联盟。不过，由于在当时的情况下，正义的战争和维护和平的力量终于未能在世界范围内压倒邪恶的法西斯势力，一场新的大较量最终必不可免。

又一次世界大战再次首先以欧洲战争的形式开始了。波兰成了纳粹德国发动的这场战争的第一个牺牲品。已经对德宣战的英法，并不急于投入战争；另一边的苏联，在同德国瓜分波兰之后，忙于自保。德国在征服波兰后，掉转头来迅速打败法国，洗刷了 22 年前贡比涅之辱。但希特勒没有想到，新任英国首相丘吉尔让骄横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知道了什么叫不屈不挠。按早就制订好的计划，希特勒于 1941 年 6 月发动了侵苏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仍未超出欧洲范围，但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社会制度原本不同的国家，没能共同防止战争，现在必须携手结束战争了。6 个月后，从日本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机群，把美军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变成一片火海，美国无法再在表面上置身战外了。1942 年的最初两天，26 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宣言》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 这场大战随之具有了真正的世界规模。苏美英三大国先在物资上实现了互

助合作，战略上的配合也渐渐提上日程，而与此同时，德意日法西斯集团基本上仍旧是在各自为战。随着北非战场的阿拉曼战役、苏德战场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太平洋战场的中途岛战役的结束，战争的主动权已经转到反法西斯同盟国手中。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1944年6月，欧洲第二战场开辟；年底，苏军把德国侵略者赶出国土并进入东欧作战。当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1945年2月聚会于雅尔塔时，他们的主要议题已经跟15个月前在德黑兰第一次会晤大不相同：不是如何加强军事合作，而是如何安排战后的世界。5月8日，德国投降，欧洲战争结束。为对付还在顽抗的日本，美国投下了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中国人民历经8年的抗日战争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9月2日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日方代表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代表低下了头。

一个历史性的句号画上了，但它不该是对历史思考的终止。历史的思考不仅可以使人们总结过去的经验，而且可以更透彻地看待今天。在我们即将跨过又一个世纪的门槛的时候，回过头来看看就要过去的这个奇特的世纪，思考一下人类历史上的这两次大战，相信不会毫无意义。

第一章 萨拉热窝——贡比涅：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磨刀霍霍的列强集团

“ 阴暗的角落 ”与“ 阳光下的地盘 ”

1897 年岁末的一天，风雪交加的柏林。

德意志帝国国会正在装饰豪华的国会大厅里举行。栗色的讲台后，外交国务大臣毕洛夫尖细但又有意追求抑扬顿挫的声音在大厅中回荡：“德国人向自己的一个邻国让出陆地，向另一个让出海洋，而给自己留下一钱不值的天空，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毕洛夫顿了顿，然后把语调调整得更为坚定：“我们不愿把任何人挤到阴暗的角落，但我们也要给自己一块光明之地，一块阳光下的地盘。”大厅内先是响起一阵交头接耳的嗡嗡声，继而有人鼓起了掌，刹那间掌声汇成一片。议员们虽然没有跳起来大声喊叫，但从

他们通红的脸上、放光的眼里和不住的点头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些话极为赞赏。

身为外交国务大臣，毕洛夫的这番表白当然不仅仅代表他个人的观点。也正因为如此，欧洲其他国家对此不能不感到有些紧张。那些曾经迫使德国让出过陆地和海洋的国家，那些拥有太多的阳光下地盘的国家，就更是如此。举目 19 世纪末的世界，与德国同在欧洲的英国、法国和俄国，就是这样的国家。

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经过近两个世纪的苦心经营，已形成一个地跨欧、亚、非、美、澳五大洲的殖民帝国。到 1914 年，英国拥有的殖民地面积相当于英国本土的 130 倍，达 3350 万平方公里，这足以让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垂涎。作为刚刚在 19 世纪 70 年代才完成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来说，等它走近帝国主义瓜分“筵席”的时候，座位已被占光，桌面上只剩下残羹冷饭了。如果德国这时的实力还不能与欧洲列强同日而语，问题也许还不很严重。毕竟，在瓜分世界的游戏规则中，按实力攫取殖民地是头一条准则。但恰恰在 19、20 世纪之交，德国以其惊人的发展速度，跃居世界工业生产的第二位。在标志着当时国家实力的煤、铁、钢这三项主要指标上，德国 1913 年的产量分别是英国的 95%、162%、174%，海外投资达英国的一半、法国的 2/3 以上。以此实力，德国当然不会甘于寂寞，它要求重新瓜分世界，以得到跟它的实力相等的那一份。19 世纪 80 年代中

期 德国在非洲夺取多哥、喀麦隆、西南非洲 在太平洋上强占了新几内亚部分地区及附近岛屿；90 年代后期又以“租借”为名并吞了中国的胶州湾，进而把整个山东半岛置于它的保护之下；然后又撇开其他列强，获得巴格达铁路的修筑权，从而借助这条贯穿中南欧、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直达波斯湾的战略通道，轻而易举地插足中近东地区。德国的胃口越来越大，对大英帝国一向视为禁脔的这些地区也要染指，对此，英国绝不能听之任之。英德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难以调和。

法德两国之间积怨尤深。远的不说，1871 年的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只好把矿藏丰厚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忍痛割让给德国。在阿尔萨斯和洛林，煤和焦炭的蕴藏量居欧洲第一。失去这两块宝地，法国丰富的铁矿石要变成支撑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铁板钢锭，就不那么容易了。因此，从德国占领这两块地区第一天起，法国就开始为复仇做准备。法德两国势不两立，关系紧张，也就不足为奇了。造成两国关系紧张的因素还有对殖民地的争夺。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第二殖民大国，其殖民地面积是德国的两倍半。双方在北非的争夺尤为激烈。1905 年和 1911 年 两国为争夺摩洛哥的控制权，几乎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德法这一对冤家彼此都瞪红了眼盯住对方，它们之间的再一次厮杀只是时间问题。

俄德之间的矛盾进入 20 世纪后逐渐尖锐。本来，很长

一段时间俄德在经济上有一定的互补性。作为农业国的俄国其主要出口产品粮食、木材等，有 30% 以上销往德国。而俄国进口机器的 66%、毛织品的 50% 来自德国。但 1904 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德国趁机胁迫俄国修订通商条约，把俄国粮食的进口税每吨提高了 28 卢布，此举极大地伤害了俄国统治阶级的利益。俄国遂采取措施予以报复，提高进口产品的关税，俄德之间经济关系大为恶化。德国向近东和巴尔干地区的扩张也引起俄国的严重不安。德国获得巴格达铁路修筑权，使德国可以从俄国手中挤占具有丰厚利润的土耳其市场不说，而且，更让俄国担心的是，德国在土耳其的存在，早晚会给对俄国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黑海海峡形成威胁。黑海上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是俄国与外界往来的主要通道之一，俄国每年全部外运货物的 37%、海运货物的 80%，是经过这两个海峡运出的。如果让德国这个虎视眈眈的竞争对手控制了海峡，对俄国来说，后果不堪设想。另外，谁都知道，通往黑海海峡的一条陆路捷径是经过巴尔干地区。相当一段时间，俄国把巴尔干各国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四处出击的德国并未因此而放弃向这一地区的渗透。20 世纪的最初 10 年，德国利用俄国推行大俄罗斯主义与该地区其他民族之间产生的矛盾，相继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拉到自己一边。这只能让俄国感到如鲠在喉。

当然，1914 年之前，俄德两国在巴尔干地区并未形成

面对面的交锋。两国更多的是躲在幕后，指使其他力量展开斗争。而巴尔干地区历史上诸多遗留问题和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为大国的插手提供了方便。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曾统治以信奉东正教为主的巴尔干各国近 3 个世纪，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宗教矛盾交织在一起，使这一地区长期动荡不安。19 世纪初，巴尔干各国乘奥斯曼帝国衰落之机，纷纷独立。独立的各国中，有些是以斯拉夫民族为主，有些是以德意志民族为主，它们之间的磨擦与冲突时有发生。当 1867 年奥地利与匈牙利组成德意志民族为统治民族的奥匈帝国后，便在巴尔干半岛开始了建立奥匈帝国霸权的过程。奥匈帝国的行动，得到统一后以德意志民族为主体民族的德国的怂恿与支持。德国把奥匈帝国当作向巴尔干地区渗透和抵消俄国影响的工具，俄国则用支持反奥匈帝国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与之针锋相对。这样，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的明争暗斗，与巴尔干地区错综复杂的矛盾裹缠交织，剪不断理还乱，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酿成一场暴风骤雨。巴尔干成了名副其实的“火药桶”，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枪就是在这里打响的。

一股股火药味在欧洲飘荡

德国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置于与英、法、俄等列强对立的位置。以德国当时的实力，同时与 3 个大国为敌，是它力所不及的。因此，它需要寻找同盟

者，结成军事集团，以此来增加自己的力量。遏制俄国在巴尔干扩张的共同利益，首先使德国与奥匈帝国走到一起。1879年10月，在德国首相俾斯麦的积极促成下，德国和奥匈帝国政府在维也纳签订了两国同盟条约。条约第一条规定，两国任何一方若受到来自俄国的进攻，双方必须以两国的全部武装力量相互支援，并未经双方一致同意不得缔结和约。这一条约为组成以德国为首的军事集团奠定了基础。1882年，俾斯麦再次施展其外交手腕，利用意大利与法国在争夺突尼斯上产生的矛盾，把意大利拉入德奥集团。同年5月，德、意、奥匈三国签署了同盟条约。根据该条约，在法国进犯意大利时，其他两个缔约国应提供军事援助；在法国进犯德国时，意大利也负有同样的责任。如果缔约国中的一个或两个，与两个或两个以上大国发生战争，其他缔约国应立即履行盟约义务。条约原定有效期5年，后几次延长直至1915年。三国同盟条约是对德奥同盟条约的补充和发展，它的缔结标志着以德国为中心的同盟体系的形成。此后，1883年，罗马尼亚与奥匈帝国签订了针对俄国的秘密条约；大战爆发后，土耳其、保加利亚也先后加入同盟国集团。这样，一个以德国为首的军事集团率先在欧洲大陆出现了。

当然，三国同盟的组建是在种种外交烟雾掩护下进行的。俾斯麦曾在俄国使节面前矢口否认德奥条约的反俄性质。1881年，工于心计的俾斯麦又竭力撮合德皇威廉一世、

奥皇弗朗茨·约瑟夫、沙皇尼古拉二世签订了新的“三皇协定”，意在离间俄法及俄英之间关系。但是，欧洲中心出现的以德国为首的军事集团，让法国感到莫大的压力。法国的政治家们清楚，在德国业已初步编织成的这张隔绝与孤立法国之网面前，法国单靠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冲破的，因此，必须要有具备一定实力的同盟者。从战略上看，位于德国东部的俄国是最理想的同盟者。长期以来在财政上依赖法国的沙皇政权，一方面不愿意失去法国这个大财东，另一方面它在逐渐看透三国同盟的真实目的后，开始对欧洲的形势和自己未来的处境感到不安了。所有这些使俄国当权者相信，与法国结盟，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战略上都是有利的。经过近 3 年的磋商，俄法两国于 1893 年 12 月正式签订了法俄军事专约。专约的针对性十分明确：当德国或意大利在德国支持下进攻法国，俄国应以其所有兵力进攻德国；当德国或奥匈帝国进攻俄国，法国具有同样义务。三国同盟或其中之一动员了军队，法俄不需协商就立即动员它们的全部军队。至此，另一个大国军事集团已初步成形。

欧洲大陆国家的集团化，使奉行“光辉孤立”政策和惯于玩弄“大陆均衡”的英国外交，失去了很多在各国间进行周旋的余地。更为重要的是，德国在近东、中非、南非等地与英国的争夺越来越肆无忌惮。英国统治者终于认识到，与昔日殖民利益的老竞争对手法国相比，德国现在是更危险的敌人。这种认识使英国开始寻求与法国协调两国利益

的途径。1904年4月，英法达成协议，调整了两国在埃及、摩洛哥等地的关系。法国从此承认埃及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则同意法国拥有整个摩洛哥。尽管这个协约中没有直接提到三国同盟，但协约签订后不久，两国总参谋部就制定对德战争中共同作战计划开始了谈判。与此同时，在日俄战争中失败的俄国，尝到了三国同盟乘人之危施加压力的滋味，决心向英国靠拢。1907年8月，英俄两国缔结协约，通过调整双方在伊朗、阿富汗和中国西藏的势力范围，暂时缓和了它们之间的矛盾。次年，英王爱德华七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就共同对德作战问题交换了意见。俄英协约的签订，标志着与三国同盟对立的三国协约集团组建完成。

随着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更加难以调和，对峙双方的磨擦与冲突接连不断，双方都非常清楚，最终的决战不可避免。因此，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准备好战争，先发制人，谁就能在未来的决战中取得主动权，从而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这样，扩军备战便成了两大军事集团各国生活中的一首主旋律。

恩格斯在1895年就指出，列强的备战活动会使得军费按几何级数增长。事实正是如此，20世纪最初的10多年间，两大军事集团各国的军费开支都以惊人的速度增长。1912年与1872年比较，英国的军事预算增加了180% 法国增加了133% 俄国增加了214% 德国增加了335% 奥匈帝国增加了155%。上述五国再加上意大利，在战前30年

(不包括英国在非洲与布尔人的战争和日俄战争)直接用于军事的费用,总计达 1250 亿马克。各国军队的人数急剧上升。法国为使本国陆军不少于德国,也在 1913 年 8 月颁布法令,将服役期从 2 年延长到 3 年,入伍年龄从 21 岁降到 20 岁,这使法国常备军总额增加了 50%。俄国在 1913 年底批准了所谓“扩军大纲”准备在已有 138.5 万人军队的基础上到 1917 年再增加陆军 48 万人。此项开支高达 5 亿卢布。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也不惜巨资扩充军队。在海军扩军备战方面,德国与英国展开尤其激烈的竞争。1898 年 3 月,德国国会通过“海军法”到 1903 年的 6 年中要建造 11 艘战列舰、5 艘大型巡洋舰、17 艘中小型巡洋舰和 63 艘驱逐舰。到 1912 年,又通过法令把要增加的舰船改为 41 艘战列舰、20 艘大型巡洋舰、40 艘轻型巡洋舰、144 艘驱逐舰和 72 艘潜艇。到大战爆发时,德国拥有军舰 391 艘,海军约 8 万人。具有辽阔海外殖民地和巨大海外利益的英国自然倍加关心自己的海军实力,不会轻易允许别人分享长期以来由英国独揽的海上霸权。早在 1889 年英国议院就通过为海军增加拨款的法令,其依据的原则就是著名的“双强标准”,即英国的海军必须超过其他两个最强国家海军的总和。1905 年英国着手建造新型战列舰“无畏舰”。第一艘“无畏舰”于两年后服役,它不仅在吨位、装甲厚度、舰载武器等方面均比当时所有的战列舰提高一个档次,而且航速更快。1909 年英国又针对德国的威胁提出所谓的“二比

一”原则，即今后德国每投资建一艘军舰，英国则建两艘。到1914年，英国共拥有各类军舰688艘，海军20.1万人。此外，法、俄、意等国也尽其所能扩充海军，特别是在建造新型战列舰上。

与此同时，各国统治者也不失时机地大力宣扬军国主义思想，煽动沙文主义情绪，为这种穷兵黩武制造舆论。刚刚通过王朝战争、靠“铁和血”完成统一的德国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赤裸裸。陆军元帅毛奇就毫不掩饰对战争的向往：“人类最可尊敬的高尚品格是通过战争而揭示和显露出来的。没有战争，世界将陷入自私自利之中。”伯恩哈迪将军在一本广泛流传于战前德国的名为《德意志和下一次大战》的书中写道：“不用剑去冲击，我们的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和无法解决的。”众多以宣扬日耳曼民族主义为宗旨的组织和刊物，也不遗余力地展开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鼓噪。德国的一个泛德意志组织在1912年通过的一项决议中说：“对于全世界正在成为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的领地这一状况，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在奥匈帝国统治阶级则拼命宣传来自邻国塞尔维亚的“威胁”和帝国在巴尔干地区应负的“解放”使命。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分子宣扬要重建罗马帝国的威严和强盛。土耳其执政者打出泛伊斯兰和泛突厥主义的旗帜，呼吁全世界的土耳其人团结在一起，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引力中心”。协约国亦不甘寂寞。英国一些媒介大肆宣传，德国与英国在工业、海上运

输、殖民地上的竞争，有使英国数百万人失业的危险。1913年当上法国总统的普恩加莱说：“对于法国政府非常重要是，要能预先使法国舆论做好法国参战的准备。”俄国的地主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者以保卫“兄弟的斯拉夫人”为口号，要求俄国负起保护受到威胁的南部斯拉夫国家的责任，与奥匈帝国、土耳其决一死战。对此，列宁曾形象地称之为“粗暴的‘爱国主义’”。

剑拔弩张的军事集团，你追我赶的扩军备战，甚嚣尘上的战争鼓噪，使欧洲上空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进入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战争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而矛盾错综复杂的巴尔干地区，继成为民族冲突和局部战争的重灾区之后，终于又成了世界大战的爆发地。

二、萨拉热窝打响引燃战火的第一枪

巴尔干在“多事之秋”
收获了一捆捆干柴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日益衰落，一方面帝国内部受压迫民族纷纷展开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的运动，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争先恐后瓜分和争夺这个昔日大帝国的庞大家产。这两方面进程在巴尔干半岛地区表现得最为集中，因此，这里的危机与战争也就接连不断。列宁说过，国际危机是准